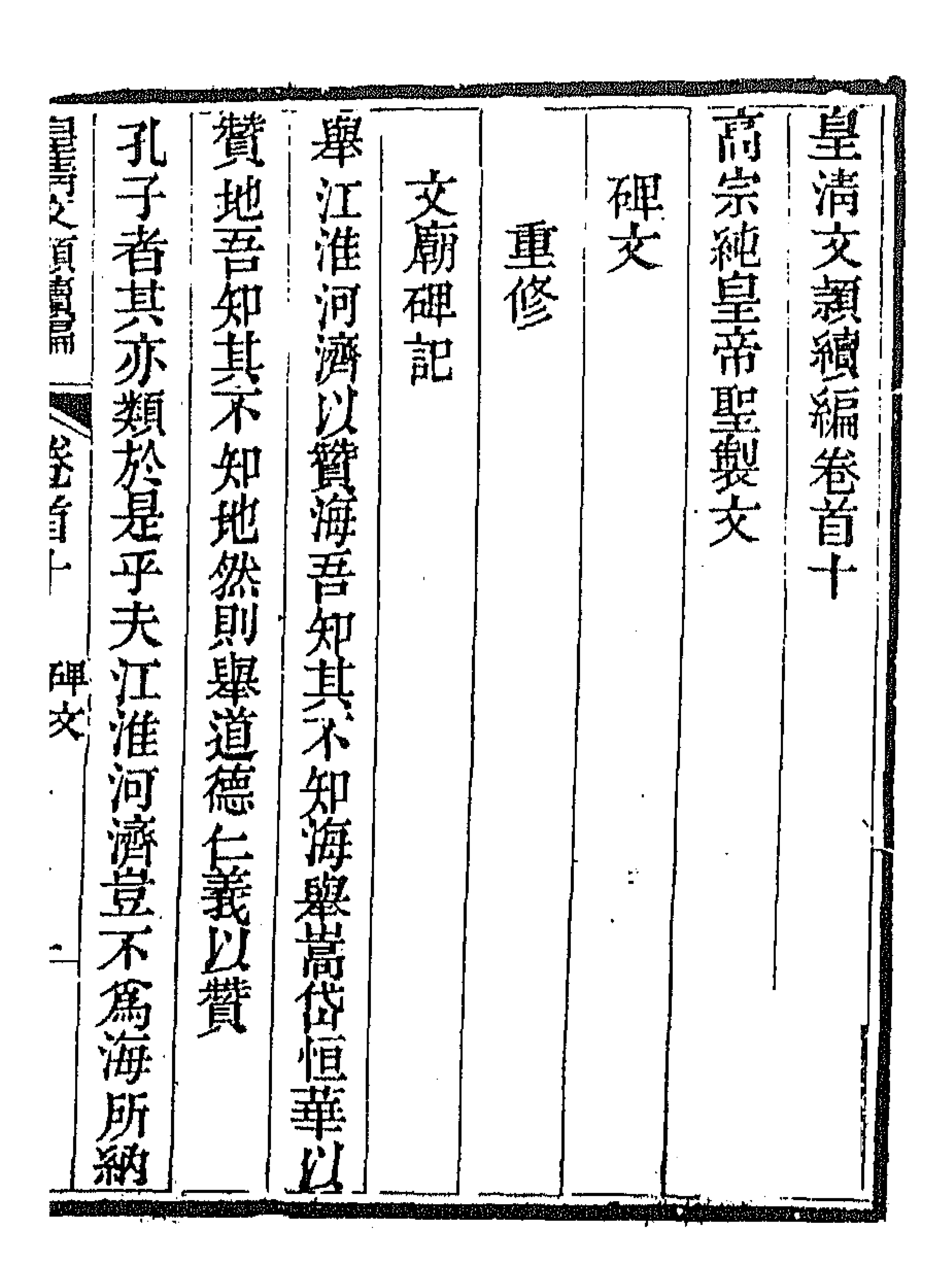
皇清文穎續編



皇清文穎續編卷首十

高宗純皇帝聖製文

碑文

重修

文廟碑記

舉江淮河濟以賛海吾知其不知海舉嵩岱恒華以賛地吾知其不知地然則舉道德仁義以賛孔子者其亦類於是乎夫江淮河濟豈不爲海所納

而不足以形海之大然海固不拒江淮河濟以爲水也嵩岱恒華豈不爲地地所載而不足以究地之厚然地固不讓嵩岱恒華以爲土也道德仁義豈不爲孔子所垂而不足以盡孔子之量然孔子固不外道德仁義以爲教也教之義始見於虞書而未有定所夏校殷序周庠學則三代共之是國學所昉乎夫三代既有學亦必有教而吾以爲

孔子立道德仁義之教者何蓋三代以前之教非
孔子不明三代以後之教非
孔子不立亦猶江淮河濟非海不納嵩岱恒華非地
不載道德仁義非
孔子不垂也國學始於元太祖置
宣聖廟於燕京由元及明代有損益修葺至本朝而
崇奉規模爲大備
列聖右文臨雍必事輪奐乾隆戊午朕詣學展儀先

詔易蓋黃瓦聿昭茂典然丹雘雖致飾壯觀而上棟下宇風雨燥濕歷年既久浸敝是虞爰以歲丁亥發帑二十餘萬特簡重臣司其事越己丑仲春告蕆工朕親釋奠以落成焉先是言臣有以宜乘此時修復辟雍圜水之制為請者禮官以為三代之制弗相沿襲實政不必泥古朕以其言良是遂從之門殿諸額一準會典皆親書各懸於其所舉大工者必泐碑以誌故敘其事書之若夫述

孔子之言仍以頌

孔子是猶繪日月星辰以象

天朕有所不能

平定兩金川告成太學碑文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又其次為立言而德與功皆賴言以傳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文之時義大矣哉然傳德之辭直而寡傳功之辭費而多直而寡者不因文而德自見二典三謨經世立教是也費而多者必因文而功乃明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是也吾嘗讀韓昌黎平淮西碑益悉此言之不爽何則彼其藩鎮乃豢奴之類縱惡因循以致宛成敵國削而平之是宜引

以爲愧而不可炫以爲功賴昌黎之文幾與江漢常武同稱者定然有識者固知其辭費而多飾而未知憲宗之愧與弗愧耳今之平定金川之文不有類乎斯乎解之者曰逆酋羈縻徼外非若淮蔡之居中土元濟之爲世臣也吾則以爲既已受職爲土司則是我臣而其地近接成都遠連衛藏則是我土我土我臣而横生逆志蠶食鄰封將欲大有所爲弗勦而滅之則西川將不能安枕茲雖蕆事與平定淮蔡擒吳

元濟何以異故宜引以爲愧而不可炫以爲功者以此金川之始見於已巳告功之文玆不復記記其復叛而復征則其陰謀負恩已自戊寅年始蓋戊辰之師實緣其跳梁不靖而師旣臨境彼卽窮蹙乞降遂以赦罪頒師甫十年而其酋郎卡卽與革布什咱搆釁又四年遂與綽斯甲布及三雜谷爲敵而逆子索諾木兇悖益甚自恃地廣人衆力强與各土司搆訖無寧歲故各土司皆畏之如虎而以勢分力散又

莫能如之何余以爲業已受其降不宜復加兵且蠛
鬭蠻觸不足以勞王師因命地方文武大吏隨宜彈
壓令弗越內地界亦足以安民而示度耳不虞地方
大吏欲息事而每示寛逆酋轉以爲無足懼而日益
逞其小金川逆酋僧格桑者始則與索諾木水火相
仇繼乃狼狽爲奸於是索諾木計殺革布什咱土司
色楞敦多布取其印勅以歸而僧格桑亦侵佔鄂克
什地界且發兵圍其土司色達拉之官寨期于必取

總督阿爾泰提督董天弼知事不可掩乃有發兵之
請是役也或咎阿爾泰依韋誤事之過而余則以爲
阿爾泰之過皆余之過蓋金川因其地險衆悍久蓄
異志是以有殺至維州橋之謠則其不忘內地情牟
可知戊辰之役我師深入屢勝即不宜赦其罪而受
其降此一誤也甫十年而郎卡背恩作亂以及逆子
踵其蹟皆不及發兵問罪惟令地方大吏隨宜處置
又屢誤也以至尾大不掉終於興師故予不咎人之

議爲窮兵黷武而轉咎已之類于姑息養奸葢中國之制外域張撻伐則彼畏而斂跡主和好則彼輕而生心漢唐宋明之覆轍卒可鑒也若謂予窮兵黷武則予賴

天恩平伊犁定回部拓疆二萬餘里豈其尚不知止足而欲滅䒴爾之金川以爲揚赫濯紀勳烈之圖哉

雖然平伊犁定回部其事大矣然費帑不及三千萬成功不過五年茲兩金川小冦地不逾五百里人不

滿三萬衆而費帑至七千萬成功亦遲至五年則以

跬步皆險番奴効命死守故得延至今日而我將軍

阿桂立志堅定決機明敏兩副將軍及叅贊領隊諸

臣同心合力各軍士敵愾奮勇凡經大小數百餘戰

而後成功視平伊犁定回部費力轉不啻倍蓰設非

天恩助順衆志成城則金川未易言滅而國威或致

少損矣是不可以不記觀斯文者倘諒予褒衈悔過

之不暇知非稱功詡德而爲言其庶幾乎繫之以辭

用詩始末云爾
小金酋稱曰僧格桑兵救鄂什竟抗顏行督臣提臣
每事遷就知帝勝任將軍別授攻破巴朗直取達圍
進抵資哩數月克之兩路夾擊遂得美諾鼠竄狼奔
金川助惡既平攢拉遂討促浸雪多境險奏功以沈
奏功以沈賊更遮郤綠營怯懦遇戰倅易兵既無能
將復失算豈如南路全師而返叶 重調勁旅吉林索
倫健銳火器其心忠純仍分兩路堂堂正正不旬日

問美諾重定谷噶既入馬尼(去聲)並克象養旗兵允得其力醴三路進一阻宜喜及彼鈸布遇險而止阿桂西路則屢建功羅博瀰普逮遜克宗喇穆山梁日則了口舉樂格爾以擾其後明亮宜喜亦據嶺梁而復難進徒然望洋逮昨乙未畧康薩爾木思工噶賊碉並毀明亮河西亦有所據日旁以前五十里路夾河兩軍聲息可通並清後路遜克爾宗當則大海昆色拉枯層層破要步步披巘遂克勒圍紅旗飛遞而何

四月大捷未至既克西里迺若建毬科布曲索隆古
不日而傾巢中舍齊易如拉朽密圍噶喇依賊其奚
走是時河西明亮亦入富德馬邦傳檄芥拾設非西
路圍噶喇依則其兩路亦無進期諸軍既合火攻周
遭雖據三穴訖其奚逃然猶死守四十餘日計窮力
竭乞命而出金川之功阿桂居首特恩異數加之宜
厚能出能入有權有經運長擊短後實先聲金川之
功允資羣力寸步層峯氷滑石仄將軍指揮無不奮

勇以此破敵鹿埵隴種金川之功非予所期事弗可
已久而得之闕猶獸困揞懲雞肋念我衆勞至今心
惻金川之功允賴
上蒼禱彼蕃徼我武維揚勒碑太學用遵成例靜言
思之支以誌愧

平定金川勒銘美諾之碑

首禍者必有奇禍之遭偝德者必有凶德之報蓋贊拉之首禍實由促浸之教而促浸之偝德亦因贊拉之釁故戊辰之役以救贊拉而有促浸之征茲辛卯之師以伐贊拉乃並促浸而掃彼其緩則頡利突利之相猜急則僑如榮如之相保然而地險人强機謀深造則贊拉還不如促浸故美諾再入而再克雖南有僧格宗北有明郭宗而我師奮力攻取無不立摧

堅碉遂據官寨之穴窖此固

皇天助順將卒盡力而亦其首禍借德之招是用勒

銘茜巢永鎮徭徼

平定金川勒銘勒烏圍之碑

美諾既克務問促浸狠狽爲奸而更謀深刼木果木其恨至今將士何辜弗雪冤沉兵威大振勁旅繼至師分兩路谷噶馬尼去聲上下同心攄忠敵愾西路遂進南路碞泥去聲了口深入爰克羅博喇穆喇穆併占默格叶獲康薩爾木思工噶叶遜克爾宗其險難託凡此數處林立堅碉層次攻剿我師實勞據昆色爾乃近賊巢北單亦至隔河匪遙曰勒烏圍賊舊官寨

垣固硐高力守要害經樓輔車陡磡劃界木卡石城

蠶簇鱗繒拏柵周遭援路截其泗水抛橋囊土濟師

穴道旁出轟以地雷叶 凡此百計用盡無遺四面徼

攻硐摧垣裂遂督大軍斫墻衝闞遊魂弗支奔迸甇

躃功成一夕中秋八月衆軍之力一帥之謀靖彼賊

穴安我蜀陬肫乎厥忠卓乎厥猷銘誌鴻功永示千

秋

平定金川勒銘噶喇依之碑

向不云乎弗加征而自臣屬謂之歸順始逆命而終徠服謂之歸降若今索諾木之窮蹙猝弟兄出洞獻印不但不可謂之歸順即歸降亦不可得而方彼其抗命相拒歷五年之長茲已密圍巢穴火器圍攻腹心潰內羽翼失傍方將剷砦搜穴刹斧其吭生擒亦易旦夕滅亡乃始匍匐請命又安得比之肉袒牽羊噶喇依者蓋其世守官寨故多深塹高墻我師萬層

險歷千戰威揚讋之大木已盡去其枝葉則本根亦可待其立殭然而逆賊有言官軍若至當毀其重器聚族焚而自戕使果如所云則雖獻馘藏事終不如生獲盡美盡善之慶是蓋兇渠罪大惡極而且貪生苟延以致獻俘闕下明正典刑于是疆界厥地屯戍我兵鎮彈蕃而永靖樹豐碑以告成功歲在丙申仲春日吉時良

陶莊

河神廟碑記

成大事者必有其時事有視若易盡人力而爲之然終於弗成者則以天弗助神弗相而非其時也事有視若難盡人力而爲之而終於有成者則以天所助

神所相而適逢其時也雖然

天助也

神相也無所爲告之者也使時有可乘而人弗盡力

而爲之亦難望其有成也故舉大事者必當審事機

乘時會盡人力以敬祈

天助

神相則庶乎奏平成之功三者不可闕一焉吾於陶

莊引河益信此理之弗爽陶莊之土逼河南流近清

口蓋始自宋時南徙歷元及明不知其幾何年矣於是有黃水倒漾之患於是有藉清敵黃之說然而清水常弱黃水常勝雖劼勖補苴終不能得其要領而倒漾自若也惟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首見及於此康熙己卯歲南巡時即

命開陶莊引河俾遠避清口以除倒灌之患誠釜底抽薪之計也其後庚辰歲辛巳歲壬辰甲午歲以及

雍正庚戌歲歷任河臣屢挑屢淤於是引河之事遂置而弗論逮乾隆己未歲予命大學士鄂爾泰視河仍持開引河之議而河臣河員卒以爲難行高斌向稱爲善治河者亦以爲功不易就乃創建木龍挑溜北趨圖補偏救弊之爲於是引河之事更罷而無有言及者矣然予以爲陶莊之引河不開終無救淸口倒灌黃流之善策但南巡四次未至其地用是耿耿於懷適昨歲東巡河臣吳嗣爵蘇州撫臣薩載各來

覲因見嗣爵老病遂以薩載易之與之談及河務以
爲海口淤泥之說終難行至陶莊引河則必宜開而
未敢必也命其抵任悉心相視及薩載之任與督臣
高晉親履其地測量高下曲直頭尾寬窄繪圖貼說
以聞朕復詳酌形勢以硃筆點記往返相商者不啻
數次議既定迺於去歲九月十六日興工以今歲二
月十五日乘春汛水長之候放流入新河而舊河築
攔黃壩以禦之旣放之後新河順軌安流直抵周家

莊始會淸東下去淸口較昔遠五里於是永免倒灌

之患而引河之工成夫自康熙己卯逮今乾隆丁酉

歴七十餘歲屢舉而未成及一舉而遂成者豈非時

有可乘不可乘之殊而總賴

天助

神相之所致耶其能劻勷籌畫盡人力而不失事機

任投艱而弗猶豫者則錫賚酬勲國家之典具在至

夫

天恩之賜助蓋自始事以迄成功予實晝夜在心默
叩禱謝無可言喻而
河神之佑相非特建
崇祠其何以顯
明貺達羣誠乎爰卽新口石壩建廟
妥神俾司事者春秋潔祀以邀惠於無窮並爲迎神
送神之詞以協律焉
河之舊兮本南每灌清兮黃兼

神之相兮北漸卽運河兮賴永恬迎
神之來兮俎豆甘於萬斯年兮恩沛覃
右迎神樂
河之新兮移北旣避曲兮就直
神之相兮南塞去淸口兮無復逼送
神之還兮帷幕飾於萬斯年兮恒戴德
右送神樂
按記中有河南流近淸口始自宋將南徙之語未

甚明確蓋宋史所稱神宗熙寧時河道南徙尋經
塞治卽蘇軾河復黃樓諸詩所由作也惟統志所
稱金明昌時河淮并爲一瀆之言爲今黃河南徙
之確據然彼時有宋存焉淮泗一帶非金所有地
當屬之宋此因今作河復詩考訂而得者則向之
所云自宋時南徙亦未爲不可特未詳明言之耳
因附書本記後乾隆庚子清和月作

熱河

文廟碑記

丙申夏駐蹕熱河避暑山莊曹秀先以禮部尚書扈從幾暇召見談及時政秀先云臣春卿也在職言職以爲此處宜興學校以造就士朕曰俞哉亦其時矣於是乎有設學之旨於是乎有加額之恩學校既設則

文廟亟宜建乃命相地伐材卜吉鳩工宮牆泮水殿

瞻禮樂一如制越二年已亥夏朕以來巡親
釋奠而落成之夫熱河固自古關塞以外荒略之區
也雖金遼有興州之稱然旋舉旋廢建置沿革率不
可考而況有舉比之傳絃誦之聲哉是以我
皇祖每年避暑於此亦不過名之曰山莊故有聚民
至萬家之句蓋於禮樂之興未兒
存待以百年之意今則耕桑日以闢戶口日以滋以
幅員計之不啻數千里而版籍或逾十萬焉此而無

學校以牖民迪俗豈宣

祖猷揚

聖化之道且今西域烏魯木齊等處率置郡縣立學校以此較彼爲尤近矣則茲

文廟之建於時於地胥不可緩亦不待人之請而後行稱之曰熱河

文廟者今雖升之曰承德府從其朔紀其因也昔蘇軾作韓愈碑記云公之神之在天下如水之在地中

予謂韓愈因文見道我

夫子體道垂文韓愈之所因者即

夫子之所垂而見猶待乎行體則其本也且水在地

中尙需求而得之我

夫子乃天之經地之義山之峙海之淵無日不在人

人心目之中範圍曲成而不遺豈待穿鑿求之而後

得然則

木鐸之音孰謂不可覺斯民於關外荒略之區也哉

國學新建辟雍圜水工成碑記

名者實之賓實者名之主爲學之方應務其實以斬循其名不可炫其名以致亡其實典學之源綦要於國學國學者天子之學也天子之學曰辟雍諸侯之學曰泮水北京之國學自元歷明以至本朝蓋五百餘年矣有國學而無辟雍名實或不相稱焉雖有建議請復以乏水而格部議至今未復癸卯春始有復建之諭甲辰冬乃觀新工之竣將於乙巳仲春行釋

奠禮遂臨雍以落成焉夫北京為天下都會教化所
先也大典缺如非所以崇儒重道古與稽而今與居
也辟雍之水然有不改之井汲以綆而用之無窮亦在
人為之而已於是石之鱗次見圜斯池水之鏡瀅見
明斯漪殿之據中見隆其椽橋之通行見接其基上
庠下庠雖難考二典之制而東序西序總不出三代
之規則是工之舉也又寻郊過論所謂於不可已者
仍酌行之之意而物給價工給值原非勞民動衆之

爲若夫三老五更之說予以爲括於養老化俗之義而非天子臨雍所必應並行而不遺者蓋弗見於詩書乃特出杜氏通典之私耳且予向有三老五更之說已明闢其謬茲不複綴乎辭雖然予更有所懼於是舉者夫是舉豈非復古興學之懿有何懼而予懼之者恐後之人執予復古之說於一切衣冠典禮皆欲效漢人之制則予爲得罪

祖宗之人匪教伊虐甚慮不宜也予之子孫臣庶體

子此心於可復古者復之其不可復者斷不可泥古而復之夫徒慕復古之虛名而致有忘祖宗之實失非下愚而何予不為也予敬以是告子孫以保我皇清萬年之基也

平定臺灣告成熱河

文廟碑文

非記平定臺灣生擒二兇之事亦旣舉平伊犂定回部收金川爲三大事嵩文勒太學其次三三爲誅王倫翦蘇四十三洗田五以在內地懷慚弗藏其事而平定臺灣介其間固弗稱勒太學然較之內地之次三則以孤懸海外事經一年命重臣發勁兵三月之間擒二兇定全郡斯事體大訖不可以不紀因思熱河

文廟雖承德府學耶而余每至山莊必先展拜廟貌
秋仲丁祭常遣大學士行禮則亦天子之庠序矣且
子去歲籌臺灣之事曰於斯
天佑予衷命福康安海蘭察率百巴圖魯以行及簡
精兵近萬亦發於斯而諸臣涉重洋冒艱險屢戰屢
勝不數月而生擒二兇且無一人受傷者是非
上蒼默佑
海神助順曷克臻斯則予感謝之誠蒇業之稟亦實

有不能已於言者爵於斯發於斯臻於斯

文廟咫尺我

先師所以鑒而呵護者亦必在於斯記所謂受成告

成正合於斯地也則平定臺灣告成熱河

文廟所爲禮以義起非創實因且予更有深幸於衷

而滋懼於懷者予以古稀望八之歲五十三年之間

舉武功者凡八七胥善成其一惟征緬之事以其地

卑濕瘴癘我軍染病者多因其謝罪求罷兵遂以振

旅是此事究未成也近據雲南總督富綱奏報緬甸
謝罪稱臣奉貢之事命送其使至熱河將以賜宴施
惠是則此事又以善成於斯矣夫奉
天治民百王誰不為天子而予以涼薄仰賴
祖宗德施受
天地恩眷獨厚近八旬之天子蕆八事之武功於古
誠希示後有述使一事尚留闕欠予之懷慚終不釋
也自今以後益惟虔鞏持盈與民休息敢更懷佳兵

之念哉夫

天地天子之父母也子於父母之恩不可言報中心感激弗知所云巳耳繫之辭曰

瀛壖外郡閩嶠南陬厥名臺灣古不入圖神禹所署章亥所無本非扼要棄之海隅朱明之世始聞中國紅毛初據鄭氏旋得恃其險遠難窮兵力毎為閩患訖無寧息

皇祖一怒遂荒南東郡之縣之闢我提封一年三熟

庶著收豐漸興學校頗晉生童始之長逮今之樂土

大吏忽之恣其貪取既嬉其文復恬其武匪今伊昔

叛亂屢覩向辛丑年昨丙午歲一貴爽文其亂爲最

水陸提督發兵於外奈相觀望賊益張大

天啟予衷更遣重臣百巴圖魯勇皆絕倫川湖黔粵

精兵萬人水陸並進至海之濱至海之濱崇武暑駐

後兵到齊恬波徑渡一日千里以遲爲速叶百舟齊

至

神佑之故馳救諸羅羣賊蜂擁列陣以待不值賈勇如虎搏兎案角隴種頃刻解圍義民歡動斗六之門爲賊鎖鑰大里之杙更其巢落長驅掃蕩如風捲籜夜攜眷屬內山逃託生番化外然亦人類怵之以威資之以惠彼知畏懷賊竄無地遂以成擒爽文首繫狼狽爲奸留一弗可自北而南居上臨下叶海口遮邏山塗關鎖遂縛大田畧無遺者叶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曰福康安智超謀深曰海蘭察勇敢獨任三月

成功勲揚古今旣靖妖孽當安民庶善後事宜康安

並付定十六條諸弊祛故永奠海疆光我王度凡八

武成崇佑自

天雖今耄耋敢弛惕乾如曰七德實無一焉惟是敬

勤勵以永年

賦

冰嬉賦有序

陸行之疾者吾知其爲馬水行之疾者吾知其爲舟爲魚雲行之疾者吾知其爲鶻鵰鶚至於冰則向之族莫不躄躠膠滯滑擦而莫能施其技國俗有冰嬉者護膝以芾牢鞵以韋或底含雙齒使龤凌而人不蹐焉或薦鐵如刀使踐冰而步逾疾焉較東坡志林所稱更爲輕利便

撻惜自古無賦者故賦之其辭云

歲暮星窮和叔告冬陰凝北陸律中黃鍾景長而土圭可測瑞兆而雲物皆同撫序兮羣辟殷聘考時兮三農蔵功有厲疾之征鳥鮮求信之蟄蟲吽嚴颼兮栗烈凜肅氣兮穹窿於斯時也火井無煐溫泉不熱何水不凝何波不結阻平川之會海徒望脊瀠勒奔峽之傾流惟闐幽咽澌盈九曲諏神禹之剔鬉湅合三山駐王喬之旌節躍魚之表孝曾傳覆鳥之昭祥

見說則有鏡呈太液璧寫龍池占昏危之㕓宿值顓頊之司時沍而不流兮礙矜鱗之鯉凝而原澈兮疎倒影之梅叶皓皓皚皚兮暎白塔之孤矗漾漾泠泠兮隔玉蝀之橫欹載取載藏兮順彼月令以訓以賚兮陳我氷嬉爰咨歲華萃循舊典陳旗集衆既雷動而風行結部整行捋春蒐而秋獮元冥授律戢水族與波臣蚩尤秉旗乃暴猰而梟遣於是戎士憑怒武卒振拳渴崽一試逴慮誰先齊撙撙其轇轕兮卬陸

離以屬聯駭營營其似路兮紛傑僥以羅駢袒劉呂之左右兮各殊事以布班倏陰陽之閉闔兮期奏績以勤宣衣短後膝蔽前韡鹵雙利鞢刀兩儇編伍森列齊隊便旋於是少息以待號令之傳焉爾其屯萬人於中堅兮屬堪輿以壁壘弇八神以周衛兮招丁甲而發指亘長絙以節止兮羣總總而切擬驛絲旌以傳符兮看縱縱之立俟心無別營目不他視遂乃朱旗颭捷步騰緹衣揚輕武聳聳擢布濩㒟逐𢌿趟

蹴沑波流鑯軼猋驚閃如曳電疾若奔星踩蹈雲衢
揚揮玉京故其爲聲也軒礚隱訇礌硍激越硡砰般
轔雜沓震疊嘗振天棖響訇地臯慴波底之嫗隅墮
林閭之巢鶻元武縮殼而屏氣燭龍守珠而閉闢起
湧泉會奔物雖天籟之毫竅比千鈞於一髮其爲狀
也似東皇整駕於若水之墟羲帝弭節於扶桑之津
應真挂錫以凌虛茅君驂龍以沍天叶過驥羣而驟
足搶捍上扶搖而鵬翼圖南叶蠖署迴翔演迤糾紛

鏡大圓而晶晶晶晶珠萬掛而爛爛璘璘交差曼衍歷落皴鱗突都盧兮輕趫迅龍驤兮麟振奕六虬兮沛艾御八風兮穆取首進者郤覦而小憩繼至者錯履而躉跟虞後來之比肩更前往而擢身傑者得幟疇與比倫遺者失志第如逡巡復有革戲其名圓鞠漢家有執機之譬黃帝作練戎之俗武由是習兮其爭也君子好謀而成兮如祭則受福申明誓兮衆聽無譁陳廣場兮各司其局乃其冰牀駐於琉璃之界

豹尾屋於鸞旗之隈于官嚴立於懸圃萬隊佇待乎
瑤階歷天之旗影捎朶殿昭雲之蓋光爚趯臺殆而
容與愁若徊徊執事者中立而不倚爭捷者有前而
無囲毬毬一擲虎旅紛來思摘月兮廣寒之窟齊趁
星兮白榆之街未拂地兮上起忽從空兮下迴突神
龍之變化藝祥鳳之鬃鬣鷂鶻燕居婀娜鴻猜怡情
悅目有如是哉夫其伯仲兮甲乙第併前行賞縱後
亦逮 叶 勇者特旌任者均賜普被曰仁有差曰義則

豈啻西苑飾紅板之椛溫泉設錦韉之戲而已乎重日仲尼有言射觀德兮安不忘危舊是式兮惟歲之宴以休以息兮一日之樂匪賚曷得兮敬告後人無或逾則兮

哨鹿賦 有序

賦者古詩之流詩以言志其有不能盡言之志則賦可以申之我

皇祖昔喜哨鹿朕沖齡隨侍習聞其事年來乃親試爲之嘉其有合於聖經顧古人無賦之者故不愧無文其辭曰

伊白露宵中之候正伊尼孳尾之時生不息焉洪鈞運而誰測物雖蠢也氣機至而咸知故三序春夏則冬

牝牡各從其類謂牝隨牝羣牡逐牡侶惟中去聲秋斯牝牡各雌其妃謂牝各分羣而匹牡强有力者不惟挾兩而累十弱無能者或乏獨匹以相隨或依林而命侶或據嶺而分畿或悍害而傲衆或謹守而自持或豪斂而攘彼或竊取以私其萬態紛其莫窮一以音而宣之於是虞人善因聲以察情爰體情以斆聲喜金風之颯爽値玉宇之晶明霜重而不言其冷露濃而那覺其零陵嶮巇而如登衽席冒蒙茸而不異戸庭慮吾遊之晏起

虞原獸之怠鳴鹿迨晨則𪃈鳴哨亦不進故哨鹿者恒於未曙前卽往夙戒儳而攜從欣戴月而披星舍彼寬衣宜茲短服荷長哨於左肩以木爲哨鹿之具呦呦以鳴出象首於右籠象鹿之首人戴之則鹿不疑躐嶒陟嵕沿谿穿谷攀蘿兮豈辭胼手履石兮何妨𨁏足盡以暢茲心神詎惟饕其口腹於焉躄乎崔嵬軼彼嵾差上干丹楓之巘下視白雲之隈上風奮切之避忌陽林晃耀則紆迴就叢薄之蔽翳反獺裘而毰毸衆條理焉畢會乃得傑雄之爭匹者呦踉蹌

而徐來角八乂兮嶷嶷耳雙聳兮濕濕挺强項兮莫攖矗靈鼻兮善齅始嚇侶兮自閑乃妬異兮矜急既蹤蹤兮疾赴復鷙鷙兮少戢盡屢試兮絶猜遂鋭志兮直入爾其動林無形匪風有響適其將至撇爾懼往奮角思觸溜睨爭長則在夫能哨者善達變以隨機比用中而執兩或激其怒兮使進或示以弱兮令放惟察情之喜怒乃應聲爲低仰盡用心於既專斯通靈而不爽既然矣無動無慮不徐不遽纍纍合之

前陳陡應叱而少住屏營收息量畢揣高傍斗窺星

鉛上施星斗所以審高低度分以毫釐度發機覆焉中膏命處擇

肥登於大庖若夫多疑考剔既進中止膽劣心狷狐

猜狼視未交戰而長跳毆叢樾而如駛則亦比之窮

寇之莫追又何必焚林而盡取哉蓋嘗研精哨鹿之

理而知五德焉取一以新匪二以頻仁也逆者縱之

去者眞之義也爰登簠簋爰擬福履禮也招之卽至

獲之卽遂智也呼哨以進射宿禀訓信也如是者蓋

有合於聖人之洪道而又豈潘岳耽盤流遁之所誡
相如子虛上林之所嘲也哉

後哨鹿賦

或問哨鹿之時之法之義蓋已蘊賅前賦矣若夫冒凜冽之霜晨衝濛翳之林薄踐岩嶨之巉峰涉沮洳之幽壑十哨未必一來十來未必一獲獲乃心忻失斯興索多見其勞鮮聞其樂則何不張堂堂之圍掖徐徐之度收藉藉之富免皇皇之遽而故爲是寒征而曉作者何哉曰吁是何言耶是何言耶見土障葛燈而嗤爲已過者非忘其先也耶逸則淫而勞則思

季氏之婦猶聞之固可䂓其惕乾耶或曰惕乾者蓋不若是矣意者慎大寶居法宫屏九御接三公劭農政熙天工豈謂當郎鹿於隍中耶曰予知其一未知其二坐吾語汝賦以見意若夫高談堯舜深處廟廊文恬武嬉內弱外强孰不喜夫逸體而庸詎知其綱也哉且也身歷其難者告之以人之難而知而不知人之飫者方謂何不食肉糜也是以神區天闢後法

先垂誥戒習衆謹度節時圜以示正哨以出奇得之
艱者趣斯永躬其勞者樂亦隨蓋理境之當窮可絜
矩而深思也於是秋本蕭辰塞猶凄所宵風定兮林
靜曉月上兮山岨儦儦者娖羣俟俟者攜侶遵彼𨇾
𨇾之蹊如或殷殷而佇吹長哨以通情似應聲而答
語去亦弗追來亦弗拒則有彊者捍㧑弱者趦趄猜
者飄瞥怯者踟躇忼慨者忺性昏瞀者糢糊雖人情
之萬態亦奚有以異諸緣轃物來獲一勝百其來也

亦惟去之是處其獲也夫何失之足惜去與來固難期之儻然失與獲亦無定之屢易吾因以叅如幻於現前愛景光而爲適也爾其問夜宵衣據鞍策馬萬帳燈明七萃聲寡是則始出營而覽離奇晃耀之狀也若夫炬影漸遠夜色猶暝峯嶺纔分林樹未形乍如夢遊玉樓十二仙人京乃其曉蟾初吐或半或圓隔葉激露度水翻瀾又如虹橋可躡徑欲造廣寒高山出雲雲去山在變幻頃刻步移觀改則何異夫黃

山之海赤烏扶桑霧斂氣開玫瑰蘇軨熊熊冋冋叉
奚歟其初陽之臺於焉入深樾麥崇巒峦容單騎蹤
見線天千年落葉鱗䃈谷塡色作黄金風吹不翻莫
如沉水履若罽璮儃徊乎靜眞乎忽訝夫身入布地
之園而伊尼之羣方且左右前後與人周旋失兮獲
兮勞兮樂兮卒已相忘於無何有之禪矣問者茫然
不知所謂懡㦬踟躇唯唯而退

神樹賦有序

永陵內

肇祖惟謹藏衣冠

興祖實奉安龍脈正中

景祖

顯祖昭穆左右

興祖寶鼎前生瑞榆一株輪囷盤鬱圓覆

佳城尊之曰

神樹敬爲賦以紀之

懿乎

啟運之爲山也分

長白之龍榦結秘

聖之神丘屏納綠篙集之瑞麓帶蘇克蘇湖之祥流

是以

橋山建鼎

原廟瓛旒以祀以禋緜繼繩於奕代卜年卜世揚

光烈於千秋爰生
神樹非柏非松根從天上分來想銀河之歷歷種豈
人間所有鬱佳氣之蓊蓊前乎此者昭靈貺其若彼
後乎此者垂景佑於無窮儼若
帝謂東王木公曰赫圖阿喇
興王之里山聲告慶繁禔祉乎
丹陵河色呈榮郁英華乎白水宜有嘉蔭圓覆
鼎湖如繖如蓋爲禎爲符木公承命答之女夷叶
選

材去柘舉瑞得榆是誠兆大清之篤祜庇萬葉而多餘者也爾其天矯龍蓯間砢蟠薄偃仰森沉離披錯落翩乎軒庭綵鳳翔阿閣傑泚蒼蒨綠翠丹黃參差沓靄雲日風霜又如禹代御龍遊帝鄉夫其貝多菩提建木蟠桃荒唐謬悠增誕騰嘲至夫樗材散木枯樹浮槎玩世狎物寓意興嗟則何如徵實蹟於無斁表庥應於有遐者哉乃作頌曰

巍巍

永陵與王都兮吉雲 在上瀚扶踈兮與地同久霜露濡兮金幢玉節布以舒兮蔭暄承潤永劫俱兮撒 上壽葉億萬繇世如兮

鬬鹿賦有序

或問哨鹿之義已具於前後二賦若夫鹿之所以致哨其義亦得聞乎曰善哉問蘇子不云乎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鹿不相哨何以致人之哨哉而其相哨也以鬬作鬬鹿賦其辭曰

有八叉之角獸當五月而解舊既新茸之漸生至仲秋而始就其角之未就也牡自牡而牝自牝其角之

既就也牝隨牡而牡相鬬其牡自牡而牝自牝也有男女異路之風其牝隨牡而牡相鬬也有夫妻相庇之救雖或以豪相敓以力相寇諒其事則無田故其義有可究然鹿之相鬬也不於九衢之市不於百畝之田必其深深林裏迥迥山巔車馬之所不至虎豹之所遠遷於是呼羣別隊防後突前互爭雄而較力不畧遜而頓旋雖獵騎亦罕遇則文士固無從而見焉吾嘗從山莊而遊矣是地也雖避暑之離宮實絕

塵之仙境外遮邏以延城中聳峙以峻嶺陡澗冷而泉清虛谷深而林靜於是麐麌之族祁祁之等既曰孳而日繁迺時背而時並夫其寥寥秋令雪雪金颷景清兮氣肅嚴額兮峯眉值萬幾之餘暇攜數騎而相隨或捨馬以更進豈由鹿之爲欺則見兩雄賈勇誇匹敵强角如戈利目似電光虓卓立以擇勝胥憑怒以當場奎踽則林巒爲之搖蕩嚶咿則風露爲之飛揚竦體則高膺鶚厲待觸則强項蝟張九天九地

之機莫窮其壯三出三入之態愈奮其剛吾因之思其神趣觀其猛勢而從禽之意有時而相忘雖然鹿之鬬也可見人之鬬也難知彼其牟然相鳴悍然相持是即鬬而已矣亦易得而窺之若乃機械巧搆城府深為笑中之刀莫測暗裏之穽不期翻手雲而覆手雨谷可陵而岸可池其鬬也固不若鹿之聲色相陵而吾實有感於斯